

冰消凍解 氣爽風清

·高興華，本文照片均為作者提供·

——永懷赤忱丹心的張立義教官

前言：驚聞張立義教官驟然離世

六月十日早上接到蔡盛雄教官告知的訊息：「張立義教官今天早上突然無力自行起床，已由他兩位公子以救護車送三軍總院松山分院急診室。」不意六月十二日早上突接桃園空小楊國平學長訊息：「王太佑教官公子王言仲告知，張立義教官在十二日早上八時許蒙主恩召，安息主懷。」爲了感念對國家有卓越貢獻，多年來對我這忘年交的軍事迷時有教誨、鼓勵的偉大勇士張立義教官，筆者不揣鄙陋，謹就所知，與月刊讀者分享張教官動人的生命故事，共同緬懷。

日寇入侵 改變命運

張教官的父親張少峰在日寇的南京大屠殺中被殺害，他母親帶著他們兄弟三人及妹妹逃難，逃到武漢時聯絡上在當地軍醫單位任職的大伯，大伯在單位裡給張教官當年才十五歲的

長兄補了個缺，使他們有了軍人眷屬的身份，得以隨著該單位行動。到了桂林時，因失去了經濟來源，生活無以爲繼，無奈之下，他母親只得將十三歲的次子交給軍隊，擔任幼年勤務兵，以減輕生活負擔，民國二十八年，一家人才在重慶相逢。

民國三十二年空軍幼校第四期招生，當時已小學畢業的張教官參加了考試，後來因爲沒有收到考試結果的通知，就將考幼校的事忘了。某天，教官正爬在屋前的樹上玩耍時，空幼招生處的工作人員與教官的大哥來訪，問：「張立義考上了空幼四期的榜首，爲什麼不去報到？」

教官的大哥匆忙陪他隨著辦事處的人員前往該單位報到，因爲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搭車前往成都灌縣蒲陽場的幼校，所以當天必須留宿在辦事處安排的住宿地方，教官就這樣與正患病中的母親大人不辭而別了。他大哥趕回家向母親秉報，並幫教官拿些簡便的行李，他母親得知此一消息非常

難過，但隨即強打起精神，從教官幫忙餵養的四隻鴨子中挑了一隻，做了一道紅燒鴨，要他大哥連同行李一起送給小三立義，母愛真是偉大。

當張教官再度品嚐到母親親手烹調的紅燒鴨時，已是二十七年後的民國五十九年了。那時中國大陸上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文化大革命運動，張教官以蔣幫飛行員身份，發配回原籍南京，到長江邊的雙閘人民公社（現爲南京市建業區雙閘街道）五星生產大隊勞改。見到了分離了二十七年的老娘，重回母親的懷抱，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往後留在南京的日子裡，教官在勞改五年後獲准離開了生產隊，陸續調到製造農業機械工具的工廠當工人，到南京航空學院實習工廠擔任工程師，都能在假日時與老母親團聚，和兄嫂及晚輩們一起享受承歡膝下的天倫之樂，並替老母親送終，克盡爲人子的孝道。然而，對於大海另一邊的



張立義教官（中）於同學校畢業時，與同學合影於大營門前。

愛妻、子女、岳父、岳母的思念也從未停止過。

同學、隊友、美方人員的義助銘記在心

張教官和葉常棣教官被放到香港，住在九龍尖沙咀的旅館，向我們政府部門香港辦事處申請入臺證未獲同意後，竟然在住宿的旅館附近巧遇他幼校、官校同學，當時已是華航公司機長的李金鉞。就那麼剛好，彼此沒有擦身而過，而是驚訝的不期而遇。老同學李金鉞飛回臺北後，立刻通知了隔天將有遠東航空公司航班飛香港的劉宅崇，劉宅崇也是張教官幼校、官校同學。

張、葉兩人在香港九龍的消息暗中在他們同學、以前部隊老隊友間悄悄傳遞，隔天與葉張兩位教官見面的劉宅崇提供了許多包括愛妻張家淇及子女和其他寶貴的訊息，並安慰兩人，老同學、老戰友們正在商量，看要用什麼方式能向政府部門傳達訊息，讓他們兩人順利回到臺灣。

多年後張教官和我談到這些往事時，非常感謝出面幫忙傳遞訊息的同學李金鉞、劉宅崇及幫忙奔走的楊世駒隊長、王天佑學長、沈宗李學弟，還有那些當年參與C-119任務的老美。

在美生活的小插曲

葉、張兩人到了美國後的生活情況，已有許多書籍、專訪報導，筆者在此提供張教官告訴我的小插曲。美方將張教官安排在華盛頓特區，在他開始自謀生活時，由一位認識的熱心女教友，向教堂的牧師請求幫忙，牧師幫他在附近找到了一所老人院擔任安全管理員的工作，輪值夜班，工作量不大，後來他自己又在居住的鎮上一位韓國人開的加油站找到打零工的工作，以打發白天的時間，順便也增加了些外快。當年曾任駐美武官的馮世寬先生，曾經去探望過他，得知他白天在加油站打工，晚上在老人院值班的生活情形。去年十一月，大鵬部



張立義教官（站者）在美國完成U-2型機訓練歸國，正式加入第三十五中隊時，蒙受先總統蔣公召見。

長在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一家餐廳宴請張立義教官，筆者有幸作陪，還會聽聞他們兩人談及當年在加油站附近會面時的往事。

在臺南聯隊時期的驚險往事

教官曾和我談起當年在臺南一聯隊飛T-10型機時的驚險往事。民國四十四年某天，他飛到馬祖海域執行巡邏任務時，遭到米格機偷襲，但對方並未得逞。民國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在馬祖上空巡邏時，所駕的T-10受到共軍電波干擾，與長機、其他僚機彼此間的無線電通訊中斷了，一架共軍的米格十五準備對他攻擊，但因該架飛機衝過了頭，居然衝到他前方。教官說：「從座艙中向前望去，好大的一架米格機啊！」他立即按下電門射擊，可惜未能擊發。兩方的飛行員都失去了一次立功的機會，但也都撿回了一條命。落地之後，才發現現在接敵時拋下的副油箱將飛機砸了個洞，好在沒影響操控，安全落地，但是看到機身上那個破洞，讓他驚出了冷汗，直說好險。

冰消凍解 氣爽風清

在很多認識張教官的軍事迷眼中，都覺得他雖然有那麼曲折離奇的人

生經歷，但是始終面露微笑，平易近人，不曾抱怨過什麼，對我們這些空軍眷村的孩子，他也樂於和我們談天說地，某次在閒聊時曾說：「我從七月去桃園報到（民國五十三年），到第二年一月被打下去，在那邊就短短幾個月而已，卻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不過和余錦澤、陳懷、李南屏、張育保，他們比起來，我還有後半生。他們幾個從桃園飛出去，被打下去，什麼都沒了，只有我還能幸運的在九〇年（民國七十九年）回到桃園。」這些聽起來似乎是輕描淡寫的幾句話，除了道出了教官對老戰友的懷念，也說出了這四位空中勇士，因執行上級交付的任務而殉職，為空軍歷史譜出了悲壯的史詩樂章。

吳載熙烈士的大弟吳載堯老師曾跟我說過他大哥和張立義教官的兩件事，筆者也在此與月刊讀者分享。

其一，吳老師曾看過他大哥吳載熙以英文寫的生活札記，裡面寫到當時也在一聯隊的他，知道張少校有勇氣去接受C-13飛機的訓練，使他對張少校充滿了敬佩。

其二，吳載熙是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到底到桃園三十五中隊報到的，過了幾天後的民國五十四年的一月四日，張立義教官駕T-33送吳載熙到臺



完成四次中國大陸地區偵照任務時，先總統蔣公召見U-2型機飛行員，照片中後排右起為張立義、王錫爵、徐煥昇、王政文。

南聯隊回原單位辦理離職的相關手續。吳載熙回到桃園以後，竟得知張立義學長被打下去了，才不到兩週的時間，讓他真是百感交集。但讓吳載熙沒料到的是，隔年的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十七日，他在駕C-13飛機飛行訓練時因飛機機械故障，在臺中水湳機場旁的民宅殉職，而當年的張少校卻在被打下去的二十五年之後，回到了桃園軍用機場，人生的事真是難以逆料。

我曾請問過張教官還記不記得桃園基地的大營門，教官回說：「記得」，大營門上面「光華門」三個紅色的字，他還有印象，並說故鄉南京的光華門他也還記得。我用手機播放下載的藝術歌曲〈冬夜夢金陵〉給他聽

，並把歌詞告訴他，他說以前在臺南的勞軍活動場合曾聽過，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並問我：「你怎麼知道這首歌？」我回教官：「學生時代在合唱比賽時唱過，一直很喜歡這首歌，您是南京人，看這些歌詞，一定很有感受吧？」他回我：「多少雞鳴，稚子紛紛鬧」的歌詞，讓他回憶起在南京時與父母、兄妹渡過的童年美好歲月，並問我知不知道雞鳴寺，我回說以前讀歷史課本時看過相關的內容，教官告訴我，他特別喜歡歌詞最後兩句：「冰消凍解，氣爽風清。」

去年十月初陳靖（陳懷烈士二弟陳東的孩子，因陳懷未婚，牌位無法進祠堂，陳靖以中國傳統社會宗族特殊的繼承方式——兼祧，過繼給陳懷）來電告知將有臺灣行。

我想起民國一〇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陪同他們福州來的四位陳懷烈士的晚輩參加空軍春季祭奠儀式後，本想安排他們去探望鄒寶書將軍、張立義教官，但因他們的行程來臺前就被安排好了，只好相約日後再安排了。於是我在陳靖來電隔了幾天後，打電話到紐約給張教官，請問他是否還是像去年一樣，十一月初會回到臺北，他告訴我前一段時間心臟不舒服，曾入院治療，但是隔日就要提早回臺北

了，我說：「身體不舒服為什麼要提早回來臺北？」他說楊導拍的那部片子要在電影院播出了，答應人家的事就要做到，教官就是這麼的重然諾。

後來經由曾是馮世寬部長部下李剛仁兄的聯絡，馮部長作東宴請張教官、陳靖，還有魏誠、莊人光教官、習賢德教授、李剛及我作陪，賓主盡歡，也讓陳靖了了心願。

這些年來他都是臺北、南京哥哥家、美國紐約女兒家三個地方輪流住，離臺前會賜電告知，回臺後我也會接到他的電話：「老弟我回來了，向你報到。」

今年一月六日教官來電告知，將乘十三號的飛機回南京過年，回臺北後再給我電話，我隨即向教官報告，小兒高尙已退伍工作，十一號休假，想上臺北看張爺爺，在您家旁邊的侯



張立義教官（中）、陳靖（左）及作者（右）於教官府邸樓下大門前合影留念。

門小館請您吃午餐，教官回說：「歡迎你們來，午餐就老規矩了。」基於對長輩的尊重，我必須接受。

教官所謂的老規矩是，他家附近的那些牛肉麵館、自助餐店他是老主顧，他早已告訴店家，在和我們這些軍事迷來用餐時，不要收我們先付的錢，這就是他的老規矩，那些店家老闆也都知道。

這些年我也學到一招，我知道他喜歡吃鹽水鴨、醬鴨、紅燒鴨，因此若到臺北拜訪他，會先跑趟南門市場選購，當雙手呈上時，他也欣然接受。一月十一日如約帶孩子和教官見面話家常，拍照留念，午餐在他家對面的自助餐店老規矩。三月二日突然接到他喘著氣打來的電話，得知他剛回到臺北，身體不舒服。

旅居在美國的空軍子弟小學校友們，每兩年會組團回國參訪，向軍方致敬，今（民國一〇八）年的三月十八日他們早上會到空軍司令部致贈父輩們當年的文物給司令部典藏，約我一起參加，我事先已向張教官報告十八日會去司令部，在那兒和校友們午餐後，再來看他，這次就不要老規矩了。在他府上待了約一個小時，用手機幫他拍了幾張照片，這是我最後一次和他的聚會。

六月十二日早上，他卸下了人世間的愁苦勞煩，蒙主恩召，安息主懷，歸返天家，與愛妻張家淇相聚。

當年那個時間被安排，演一場意外，即便濃霧散不開，看不清對白，生死難猜的沉默年代中，他們兩人仍堅持用一生去等待的愛情故事，永遠令人動容。而他在軍旅生涯中諸多英勇的事蹟，在藍天上有許多輝煌的紀錄，所傳承的忠勇軍風，在空軍的歷史長河中將永久被流傳。

九十高齡的張立義教官去世，讓他的家人萬般不捨，但生命的終結，並非人能預料的，卻只能接受了。

那個在我們軍事迷心目中，因當年在內蒙包頭市土默特右旗沙海子降落後，遭大雪凍傷引發後遺症，晚年不良於行，靠腳踏車代步，或推輪椅

華老弟：我於1965年1月10日晚上
離開這座棚廠，駕U-2飛往
偵察任務時，在內蒙包头薩拉齊上空
遭薩姆二飛彈擊中機翼，每回到
桃園棚廠時，已是1990年的9月3日。
往事如昨，不勝感慨。

張立義 2019.3.18

張立義教官親筆寫下重回桃園空軍基地U-2棚廠的無限感慨，與作者分享。



民國五十四年一月十日張立義教官被擊落於內蒙古開始了新的人生，張教官留下的字跡與身影，如作者誄辭：「佳名長留人間。」

在民生東路五段行走的張教官，始終笑臉迎人，和藹可親，那位被空幼四期同學取了「斃起」綽號的張立義同學，那位操著「喂、哎、靄由、水啊」南京話口音和我們空軍子弟聊天的眷村老爸張伯伯，終於放下了世俗重擔，翱翔在萬里無垠的蒼穹，冰消凍解，氣爽風清。

謹獻上悼念張立義教官的誄辭，

結束本文：

闖蕩天地，立德建功，保國赤忱
好漢，勳業永垂青史。
翱翔蒼穹，義重情深，衛民丹心
勇士，佳名長留人間。

防

· 林寒 ·

那一場颱風夜該來
我們如臨大敵
卻又狠狠地將早已斑駁的心臟
自私地奏彈出那道
不願被洩徒

在灣疆與堡壘之間的珠淚

雨衣裡的披風啊
彷彿又翻出橫亘在日月裡
那灘已受過領悟的記事

即便雄戍只剩視野

哪怕禦守的脊骨僅是

一瘦火一裂風或一朵石塊
也能叫星辰聽見灣澳的喘息

而汪洋更要知道
泣血的岸邊依舊立挺著

那場老古榕該倒了

躺在行道樹的堆積上

才知道它始於揹著千時萬代

裹住千錘百鍊卻噙著怨語悲聲

然後用傷痕的養份灌溉自己的眼翼

讓我們想想先烈吧
無名和群姓才為鷹眼
自顧地盤起塌倒的人世間
而意願是要擱淺多久紅顏
才能知道
果敢勇猛
係無法僅依槍砲的喧囂

滅熄的燃點為何物
榮光早已鑄下了烙印
猶如大空般的呼吸
更重要的是還有那雙忘了時間
超越世代的掌紋
眼神仍然挺著依舊立著

